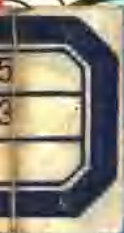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名著故事大观

第四集





中国文学名著 故事大观

(第四集)

初问樵 刘松岭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文学名著

故事大观

初回樵 刘松岭 主编

(第四集)

责任编辑：宋培学
封面设计：李 萌
版式设计：张智勇
插图：韩明智
尾 图：张智勇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 10.625印张 236(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5043-2675-5/I·345

定价：13.00元

(京)新登字097号

目 录

《水浒传》故事

- | | | | | |
|-------------|------|---|-------------|-------|
| 大闹史家村 | (3) | ○ | 怒杀阎婆惜 | (100) |
| 拳打镇关西 | (10) | | 武松打虎 | (106) |
| 大闹五台山 | (17) | | 杀嫂祭兄 | (113) |
| 小霸王招亲 | (24) | | 十字坡酒店 | (119) |
| 倒拔垂杨柳 | (30) | | 怒打蒋门神 | (125) |
| 林冲发配 | (36) | | 大闹飞云浦 | (132) |
| 野猪林 | (42) | | 血溅鸳鸯楼 | (138) |
| 棒打洪教头 | (49) | | 蜈蚣岭试刀 | (145) |
| 风雪山神庙 | (55) | | 清风寨 | (151) |
| 杨志卖刀 | (62) | | 宋江吟反诗 | (157) |
| 醉卧灵官殿 | (68) | | 好汉劫法场 | (163) |
| 七星聚义 | (74) | | 真假李逵 | (169) |
| 智取生辰纲 | (81) | | 沂岭杀四虎 | (175) |
| 巧夺二龙山 | (88) | | 杨雄与石秀 | (180) |
| 林冲火并 | (94) | ○ | 母大虫劫牢 | (186) |
| | | | 三打祝家庄 | (193) |
| | | | 斧劈罗真人 | (199) |

兵败连环马	(206)	○	三败高俅	(279)
时迁盗甲	(212)		燕青遇故	(285)
燕青救主	(218)			
火烧翠云楼	(225)		《水浒后传》故事	
活捉史文恭	(231)		阮小七祭山	(293)
义释双枪将	(237)		智惩巴山蛇	(299)
飞石打英雄	(243)		聚义登云山	(306)
梁山聚义	(249)			
元夜闹东京	(255)		《三侠五义》故事	
智扑擎天柱	(261)		狸猫换太子	(315)
偷酒骂差	(268)		白玉堂戏君	(322)
两赢童贯	(273)	○	五鼠闹东京	(329)

《水浒传》 故 事

大闹史家村

宋朝哲宗皇帝时，东京有个姓高的破落户子弟，兄弟之间排行第二。他从小不务正业，只好弄枪使棒，尤其是会踢两脚好球，因此人们都叫他高毬〔qiú〕。后来高毬自己把毬字的毛旁去了，添了个立人旁，叫做高俅。这个人整天游手好闲，同那些富家子弟一起做尽了坏事，只是对于仁义道德方面的事他却全不理睬。当时东京城里城外的人都十分恨他，他成了一个谁也瞧不起，又谁也不敢惹〔rě〕的人。

后来，高俅经人介绍到驸〔fù〕马王都尉府上做亲随。这个王都尉是神宗皇帝的驸马，也是当朝皇帝哲宗的妹夫。由于高俅善于吹牛拍马，又会侍奉主人，所以很受主人喜爱。有一天，王驸马过生日，府里大摆酒宴，王都尉专门请来了小舅子一块儿喝酒。他的这个小舅子是哲宗皇帝的弟弟，被封为端王，是个风流浪荡的人物，有踢球的爱好。端王在与王都尉喝酒时，中间出来休息，在书房中看中了王都尉书桌上的--对羊脂玉石雕刻成的狮子镇纸。王都尉见他喜欢，就说：“我这儿还有一个玉龙笔架，和这对狮子镇纸都是一个人的手艺，你要喜欢，明天我打发人给你送过去。”那端王连忙道谢。两人又回去继续喝酒，一直喝到天黑才散席。第二天，王都尉让高俅去端王府送玉龙笔架和镇纸狮子，正好赶上端王和几个人踢球，高俅只好在旁

边等着。这时，球被人一脚踢到了高俅面前，这可真是该着高俅运气好，他一时忘记了害怕，就使个鸳鸯〔yuān yāng〕腿，把球踢给了端王。端王很欣赏高俅的球艺，后来就把他留在端王府做了亲随，高俅每天都陪着端王踢球，成了端王的亲信。

不久，哲宗皇帝死了，端王做了皇帝，就是宋徽〔huī〕宗。宋徽宗当皇帝没有多久，就提拔高俅当了殿帅府太尉。高俅从此摇身一变，竟然成了掌握国家兵马大权的人。

那高俅上任时，所有的将官都来参拜他。高俅一点花名册，只少了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这王进无妻无子，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母亲。他因半个月前生病了，到现在仍然没有好，所以没有到殿帅府参拜。高俅大怒，他又想起自己过去玩枪棒时，曾经被王进的父亲一棒打倒在地，这个仇至今未报。高俅因王进没有来参见，派人去抓他，王进只好拖着病体来到殿帅府参拜太尉。高俅道：“你爷是街上使花棒卖药的，分明是前官没长眼睛，才让你混上这个差使了，你怎么敢小看我。”王进道：“我怎么敢小看你呢！实在是因病才没有来。”高俅道：“给我打！”众多牙将和王进的关系都比较好，一见王进有病，再要挨打怎么能受得了呢？于是他们一齐上前替王进求情，王进这才免遭高俅毒手。回到家中，王进心想：“我的性命这回要保不住了，高俅他是不会饶过我的。”把这事跟娘一说，娘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们还是逃吧！”当天夜晚，王进与母亲一起，逃往延安府。

有一天，王进和母亲一路走着，看天色已晚，只好与母亲在附近的一个大庄院借住一宿。一打听，才知道这儿叫史家村。听王进说明来意后，史太公连忙吩咐招待他母子吃饭，并让人准备客房，让他母子休息。第二天，王进母亲由于旅途奔波，劳累过度，病倒了，王进母子因此在史家村多住几天。五六天以

后，王进母亲病好了，王进收拾了东西要走，到马院牵马时，看见一个小伙子，光着膀子，刺了一身青龙，正在空地上练棍，王进看着，不觉说道：“这棒使得很好，不过还有些破绽。”那年轻人道：“你是什么人？竟敢说我。”说着一定要与王进比一比，史太公过来喝住，并告诉王进：“这是我的儿子，名叫史进，因为他满身刺了九条龙纹，人们都叫他九纹龙。”王进为感谢史太公的热情帮助，愿意教教史进。太公非常高兴，忙叫史进拜师，史进忙跪下给王进磕了头。王进母子又在史家村住了半年。史进把王进教他的十八般武艺，样样学得精熟，王进见了十分高兴，心中暗想：“史进武艺学完了，我也该走了。”就去向史太公父子辞行。史进叫人替师父挑了担子，亲自送到十里以外，才拜别了师父。王进母子直奔延安府去了。

史进回到了庄里，每天都是半夜三更起来练武，白天到庄后骑马射箭。半年后，史太公病倒了，远近医生医治不好，就死了。有一天，史进在树荫下乘凉，见一个人探头探脑地张望，他跳过去一看，原来是猎户李吉。史进喝道：“李吉！你向我庄里看什么？难道说你是来踩道的吗？”李吉慌忙上前行礼，说是来找庄上的王四去喝酒。史进问李吉为什么近来不挑些野味来卖。李吉指指北面的少华山，说最近少华山上来了一个伙好汉，扎下了山寨，有六七百人，一百多匹好马，为头的那个山大王叫神机军师朱武，第二个叫跳涧虎陈达，第三个叫白花蛇杨春。本来史进已经听说华阴县出三千贯赏钱抓这三个人，但一直没有放在心上，今天听李吉一说，才想到应该有个防备。回到家里，他让人杀了两头牛，把村里的三四百户人请了来，按年龄大小坐好，一边喝酒一边说道：“我听说少华山上有三个强人，带了六七百人打家劫舍。他们早晚要来骚〔sāo〕扰我们。今天我把大家请来，就是要商量一下，一旦他们来了也好有个准备。庄

上打梆子，你们都来。你们哪家有事，也是这样。如果是他们的首领来了，自然由我对付。”当晚众人回家准备器械。

少华山山寨在史进商议防备时，也在商量防备官兵积蓄粮草的事。照杨春和朱武的意思是最好不惊动史进，但是陈达却不相信史进有什么本领，一定要先打史家村，后取华阴县。杨春、朱武再三劝阻，陈达说什么也不听，立刻披挂上马，点了一百多人马，下山往史家村去了。

史进听说后，就在庄上敲响了梆子，不大一会儿功夫，就聚齐了三四百人。此时史进已披挂整齐，只见他头戴一字巾，身披朱红甲，上穿青棉袄，下着抹绿靴，腰系皮搭膊，前后铁掩心，一张弓，一壶箭，手里拿着一把三尖二刃四窍八环刀，胯下骑了一匹火炭赤马，前面摆了三四十壮健庄客，后面列着八九十个村夫，史家村各户跟在后面，齐声大喊，一直来到村北路口摆开。那少华山陈达的人马也已飞奔到山坡下。史进看时，见陈达头戴乾红凹面巾，身披裹金生铁甲，上穿一领红衲袄，脚穿一对吊墩靴，腰系七尺攒线搭膊，骑一匹高头白马，手中横着丈八点钢矛。只听两下一声呐喊，二员将马上相见，史进道：“你们这些杀人放火的强盗，打家劫舍，犯了弥天大罪。今天来了，我这口刀是不肯放过你们的。”陈达听了大怒，拍马挺枪来战史进，两个斗了很长时间，只见战马咆哮，枪来刀往。忽然，史进卖了个破绽，让陈达往自己心窝里戳〔chuō〕来，史进却把身子一闪，那陈达就撞入史进怀里，史进把臂膀一伸，只一夹就把陈达轻轻地摘离了马鞍，把他丢在马下，众人上来把陈达捆了，又把山寨喽罗兵赶得四散逃窜。史进回到庄上，把陈达绑在庭心柱子上，只等把朱武、杨春抓住后一起押到县里。

再说朱武、杨春两个见喽罗们牵着陈达的空马回来，心知大事不好。朱武道：“不听我的话，果然惹了大祸。”杨春道：

“我们干脆把全部人马都发到史家村，和他拼了。”朱武道：“不行，不行。又低声对杨春说了几句，杨春道：“我和你现在就去。”

史进与众庄客正在庄上喝酒，只见一个庄客跑进来报告说：“山寨里朱武、杨春来了。”史进连忙披挂上马，正要冲出庄门，却见朱武、杨春二人已步行来到庄前，见了史进，他们一齐跪倒在地。朱武道：“我们三个人，不得已被迫上山落草。当时，我们曾经对天发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虽然比不上关羽、张飞和刘备那么义气，但心愿相同。今天小弟陈达不听劝阻，触犯了你的虎威，现在既然被你捉住，我们又没有能力救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一起来到庄上，请你把我们三人一起解官请赏。即使我们三人一起死在你的手里，也毫无怨言。”史进听了朱武的话，心中暗想：“真没想到，他们还挺义气！我要是把他们解官，反叫天下英雄笑我不仗义。”想到这里，他对朱武、杨春道：“你们先跟我进来。”朱武、杨春也不害怕，跟着史进到了后厅前，又跪下来。史进再三让他们起来，他们仍是不肯。史进见了，不觉也佩服他们义气深重，他对朱武道：“我要是送你们到官，不是好汉。我把陈达放还给你们怎么样？”朱武又道：“那可不行，真要放了陈达，是会连累你的，你还是把我们送官吧。”史进放了陈达，然后到后厅上摆下酒席，招待他们三个人，朱武、杨春、陈达拜谢了史进。酒后，史进把他们送出庄门。

三人回到山上，朱武说：“难得史进为人义气，放了我们，过几天应该准备些礼物，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几天以后，他们果然派人趁夜给史进送去了三十两蒜条金，后来又给史进送去了一串珠子。从此，史进与朱武等人经常来往。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已到了八月中秋。史进派庄客王四给山上送信，请朱武他们三人下山喝酒赏月。王四上山见了三

人，送上书信。他们给史进写了回信，又请王四喝了十碗酒，赏了他五两银子。王四下山时，碰上了一个认识的小喽罗，又被拉到酒店里喝了十几碗酒，王四才往回走。走着走着，王四被山风一吹，酒劲涌上来，没走多远，见一座林子，他便走进去，倒在草地上睡着了。猎户李吉，这时正在山坡上打兔子，他一看王四醉倒了，急忙奔到林子里去扶他，突然看见王四的搭膊里膊出了银子来，李吉寻思：“反正王四喝醉了，干脆把他的银子拿走吧。”也是该着出事。李吉解下搭膊一抖，就把那封信抖了出来，李吉捡起来打开一看，见是朱武他们三人写给史进的信，心想：“那天史进还说我做贼看门路，原来他自己倒和强盗来往。华阴县现在出三千贯赏钱抓这三个人，这回该我发财了。”他拿了银子和信，就跑到华阴县告密去了。那王四酒醒后，见丢了银子和信，只是叫苦。他一边往回走，一边想好了谎话。回到庄里，告诉史进，三个头领答应中秋节一定来，但是没有写回信。史进听了，也没有怀疑。

中秋节那天，史进让人宰羊，又杀了些鸡鹅，准备酒宴。傍晚，朱武、陈达、杨春三人只带了几个军士，也不骑马，步行向史家村走来。史进早在等着，把他让到后园，让庄客们把前后庄门拴好，史进请三位头领上席坐下，自己对席相陪。正在喝酒赏月之时，忽听墙外喊声四起，火光冲天，史进大惊，跳起身来对三人说：“三位贤友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他叫王四搬过梯子，自己上去一看，华阴县县官和两个都头带了三四百士兵把庄院包围了。见此情景，朱武他们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连累史进，让史进把他们交给县官。史进却要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史进问县官为什么深更半夜来围困庄院，县官推出李吉，说是他来告密的。那李吉举起朱武写给史进的回信给史进看。史进忙转身问王四，王四早已吓得面如土色，只好承

认丢失了信件的事。

史进命家人把所有细软赶快收拾好，再点三四十个火把。他与三个首领全身披挂，庄客们各自拴好包裹，然后把庄后草屋点着。史进又在中堂放起火来，然后大开庄门，史进当头，朱武、杨春和军士、庄客居中，陈达断后，一声呐喊，杀了出来。史进像猛虎一样，士兵哪能挡得住，他杀开一条血路，冲到外面，正好迎着两个都头和李吉。两个都头转身就走，李吉也想逃命，史进赶上，手起刀落，先杀了李吉。陈达、杨春追上两个都头，一刀一枪，也结果了两条性命。县官早吓得落荒逃走，士兵也四散逃命去了。

史进不得已就和朱武他们带着庄客上了少华山。史进把带来的财物都交给了山寨，朱武他们三人要史进做寨主，史进再三推辞，他要到延安府去找师父王进，三人苦留不住，只得和众军士们送他下山去了。

（明·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回）

拳打镇关西

九纹龙史进要去延安府找师父王进，与少华山三个首领告别，取道关西五路，往延安府走来。

史进独自一人，走了大约半个多月，来到渭州，史进心想：“这里也有经略府，可不知道师父王教头是不是在这里？”这时，他已进到了城里。抬头看时，只见一个茶馆。史进正好口渴，也想借机会打听打听，就进到茶馆里，找了个座位坐下。史进问那小二道：“这里经略府在哪里？”那小二回答说：“前面不远就是。”史进又问他：“请问经略府有个东京来的王教头吗？”那小二道：“这府里教头很多，有三四个姓王的，不知是哪个王教头。”话没说完，只见一个大汉大步进到茶馆里。史进一看，知道他是个军官。小二告诉史进：“客官要找王教头，只要问这个提辖就行了，这里的教头他都认识。”史进听了，连忙站起身来，向那人施礼，那人见史进长得高大魁伟，像条好汉，也给史进还了礼。史进道：“请问您尊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名达。请问你贵姓？”史进自我介绍说：“我是华州华阴县人，姓史名进。我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是不是在这经略府里？”鲁提辖说：“这位大哥，你是不是史家村的九纹龙史大郎？”史进答道：“正是。”鲁提辖连忙还礼，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找的王教

头，难道是在东京惹了高太尉的王教头王进吗？”史进又道：“正是。”鲁提辖告诉史进，王教头在延安府老种经略府上，这里是小种经略府。说着话，他拉着九纹龙去酒店喝酒。两人手拉着手出了茶馆，刚走三五十步，只见一群人围了一圈儿，他们分开人群一看，见中间站着一个人，架着十来条杆棒，地上摊着十多个膏药，原来是江湖上使枪弄棒卖药的。再看那人，史进认识。原来那人是教史进武艺的第一个师父，外号叫打虎将，姓李名忠。于是，鲁提辖把李忠也拉上，一起去喝酒。

三人一起来到潘家酒楼上，找了间雅座坐下。他们三人论起枪棒来，很对脾气，正说得带劲时，就听隔壁雅座有人啼哭，鲁达急了，把一些碟子、杯子摔在楼板上，酒保赶忙来问有什么事。鲁提辖怒道：“酒家喝酒正喝得高兴，你们怎么让人在隔壁里哭，是我们不给钱吗？”又道：“你去把那哭的，给我叫来。”不多时，只见进来两个人，前面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那妇人抹着眼泪上前给鲁达施礼。鲁达问：“你们两个是哪来的？为什么哭？”那妇人道：“我们是东京人氏，和父母到这来投亲不遇，母亲在客店里病死了。我和爹爹流落到这。这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他看见我后，就强迫我去做他的小老婆。他写了三千贯文书的虚钱实契，不到三个月，他的大老婆就把我赶了出来，还派人到店里追要三千贯钱。爹爹老实，当初没得他一分钱，现在上哪找钱还他，没有办法，就到这酒楼卖唱。每天挣点钱一多半给他，留下一点准备做路费回东京。这几天来喝酒的人少，没挣几个钱，我有苦没处诉，因此啼哭，没想到，惹您生气了，请饶了我们吧！”鲁提辖又问：“你姓什么？在哪个客店里住，那个镇关西在哪住？”那个老头说：“我姓金，排行第二，姑娘的名字叫金翠莲。镇关西就是在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我们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住

着。”鲁达听完，当时就要去打那个郑屠，却被史进和李忠劝住了。他告诉金老头：“我给你们些路费，你们明天就回东京去，怎么样？”那金家父女道：“要是能够回去，当然是最好的了，但是店主人是不会放我们走的。”鲁达道：“这个没关系，我自有办法。我今天身上带钱不多，史大郎有银子借给我一些，我明天还你。”史进道：“这有什么，不用哥哥还。”说着，从包裹里拿出十两银子，放在桌上，李忠也掏出二两银子交给鲁达。鲁达只把自己的五两银子和史进的银子给了金老头，告诉他们：“你们父女两个拿去做路费，今天把行李收拾好，我明天清早来打发你们起身，看那店主人还敢留你们！”金家父女千恩万谢下楼去了。他们三人又喝了一些酒，然后走出潘家酒楼，在街上分手。史进、李忠各自找客店住下，鲁达回到经略府，晚饭也没有吃就气恨恨地睡了。

第二天早晨，天色刚刚发亮。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进店来，高声大叫：“店小二，金老头在哪个房间住？”金老头一听，急忙开门，想让鲁达进去坐。鲁达道：“还坐什么？要走就赶紧走。”金老头一听，挑起行李就要走。店小二急忙拦住说：“他们欠郑大官人的钱，郑大官人让我要呢！”鲁提辖道：“郑屠的钱，洒家自然会给他，你放他们走。”那店小二说什么也不干，鲁达大怒，抡起巴掌就打了店小二一个大嘴巴，当时就打出血来，跟着又是一拳，打掉了两颗门牙。小二起身就跑，金家父女急忙离开客店走了。那鲁达怕店小二拦住金家父女，搬了条凳子，坐在客店大门口，把那店主和小二都堵在店里。大约四个小时了，他估计金家父女走远了，才起身去状元桥找郑屠。

鲁达来到状元桥，找到郑屠开的肉铺，见郑屠正坐在那儿看伙计们卖肉。鲁达叫了一声：“郑屠。”郑屠见是鲁提辖，慌忙跑出来见礼，又叫伙计拿条凳子让鲁达坐。鲁达道：“经略相